

聽經側寫

鄭公僑

臺中佛教會館於十二月十七日起舉行秋季法會，特自臺北敦聘南亭老法師蒞中宣講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皈依三寶品，機會難得，十幾天來見聞所得，有些地方值得向教內教外報導的，零星記下一點：

只有捧班而無退學

佛教

會館幾年來不曾舉行講經，而且地處偏僻，一般信徒知道者並不多，開始兩天還是細雨霏霏，但因為是大座講經，又震於南老法師之名，輾轉宣傳，一天天只有增加新聽眾而沒有減少，經常保持數百人，可惜講壇小了一點，先是坐無虛席，後來有點顯得擁擠了，好比學校裡只有插班而無退學。

唱念儀式定靜其心

第一

天開講之前，法師先說明大座講經之儀軌及其意義，他老人家說：每日在講經之前，唱念讚偈約廿分鐘左右時間，是一定的制度，並且還有一項作用：聽眾中當然難免有少少從聲色貨利的社會中走出來的，到了講堂裡，頭腦不免還有些熱烘烘的，一經見聞到唱念的威儀及梵唄音韻悠揚，這顆心就會定靜下來。這一段話，我鄰座兩位聽眾點頭會意，接着輕輕地說：「先前看

到這個場面，誤會是多餘的，聽了法師的說明這才恍然」。我想與這兩位同感的必不在少，法師這一段開場白，是先給人一個好情緒。

誰是真理請作比較

講了

幾天又聽到一位聽眾說：「我是還沒有宗教信仰，我的住所隔壁是一個『禮拜堂』因為便利而又拖拉不過，曾經聽了多次『佈道』，說來說去總是教你信了就可得救，死後能升天堂，否則必墮地獄，又只聽說穿的吃的住的用的一切一切都是主造出來賜與我們的，但是究竟『所以然』却聽不出來，聽了幾天就覺得佛法確是合乎事理，合乎人情的！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

秩序至上嚴肅第一

每日

講完散會總聽到一些「評語」，有一天是兩位軍人邊走邊談，他們說：「一切公共集會場所以及軍隊，學校，訓練機構等等，秩序嚴肅莫過於軍隊，今天看到佛教徒集會的秩序，實較軍隊有過之而無不及，拿這種精神和方法移用於軍事或訓練場合，豈不是事半功倍」，我不禁插嘴說：「軍隊秩序是靠嚴肅的軍紀維持的，佛教寺廟裡對出家的僧眾也有嚴格的規戒，或者還超過軍紀，但是對普通的信徒是沒有多大拘束的，（尤其是新來的聽

眾）這是至高無上的教理與法師的崇高學問所攝服，再則守秩序也有自然與勉強的分別，也就是外在的與內在的，佛教徒的守秩序是先有諸內而後形諸外的，君不聞古人云三千威儀盡在佛門乎？」我好像做了一次臨時宣傳員。

百忍堂中有太和

一天講

到某一段中，說到一個家庭最是離不了的愛與恨，法師教人家庭間要忍耐，尤其丈夫有納妾的人家，太太和姨太太要互相敬愛，萬一方有欺凌嫉妒的行為，另一方儘可吃點虧不作計較，最好以德報怨，其實吃虧就是便宜，大意如此，法師舌燦蓮花，我却沒有生花妙筆，我想假定前些日子臺北那件大婦買囑兇手刀割妾鼻的新奇慘案的主角早有機緣聽聞佛法的話，也不會發生這種慘案了！講解佛經多半都是出世法，當然也包世間法，法師為欲接引初機，尤其偏重一點世法，隨時舉例。又講到諸惡業中四重之一惱害眾生的「惱」字，師謂人與人之間小有怨隙即伺機報復，即言語之間幾句也是痛快的，這就是「惱」，我聽教徒則不然，佛教徒是寧可受人委屈，決不佔他人便宜，不佔他人面子，要學忍辱的功夫（大意如此），這天恰有一位公務員因故與同事間起了齟齬，稍受了些委屈，經人勸解後餘氣未消，聽了經而去，不但氣恨全消，明天反而與那一個同事解釋誤會，這說

明佛教教人忍辱的影響力之大。

未會學佛先學做人

又一

天講到某一段，說到他教人家「愛主」要超過愛父母子女，甚至你只要「愛主」不愛父母子女倒不要緊的，我教則是希望人家先要孝悌忠信敦厚倫常，然後才可談得上學佛，如果你不孝父母，信佛學佛也是沒有用的，相反的如果能做到孝悌忠信，你不信佛學佛，不出家，佛也是讚嘆你的，況且佛制中且有「父母不許出家，自己任意求出家者不許攝受剃度」的規定，如果有人說：佛教是厭世消極與不顧家庭的，這裡便是一個答案。

佛教徒中平等無勢

「平

等」這個時髦名詞，社會上每個階層，角落裡都在應用，但考其實在未必真正的做到，而佛教徒集會場合裡却具有這種平等的精神，以每天聽經的時間觀察一下，這些聽眾中有些政治地位社會地位很高的，有的是農工階級，或者小公務員，甚至也有販夫走卒之流，大家見面互相問訊，其間毫無先後毫無勢利因素存在，孔子說「先施之未能也」，在佛教徒中是不完全適用的，有一位同修是士官階級的軍人，大家對他都很尊敬，聽說這位同修的修持很好，即以此次講經十多天來說吧，他的服務地點遠在清水，可是風雨無阻，每天都趕來聽了再趕回去，是值得我們讚嘆的！

宿具善根並不難化

新來初

聞佛法的聽眾，對於佛弟子的合掌問訊或頂禮法師的儀節，起初是漠不相關的，老同修也請他們隨便，不要拘束，經過好幾天以後，他（她）們也隨同合掌，甚至也有自動參加頂禮的了。若說婆婆眾生剛強難化，那麼他們應該是宿具善根的了。

宏法精神可欽可佩

法師

甫經環島宣傳影印藏經事回去，休息未及一月，毅然應允來中宏法，一共講了十七天，這十七天中除每晚講經二小時外，在該館舉行秋季法會的三數天內，每天午後又加上一、二小時開示，而大甲某二處寺

院及臺中監獄復請去演講佛法，又應埔里某居士及臺中慎齋堂等數處之齋供，每至一處復免不了信徒之請求開示，在佛教會館日常休息時間又給各弟子及一般信眾起來參拜請示的佔據了一大部份，但法師毫無倦容，都是很慈悲殷勤的接待，給人很滿意的答覆。

法會盛況因緣殊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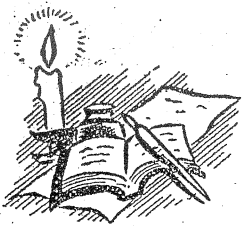
此次

法師主持大座講經十七天，除臺北隨來的幾位男女居士從不「脫課」外，一般老同修新聽眾固然是有增無減，素以護法著稱的孫夫人張清揚大居士曾自臺北趕來隨喜。臺中佛教界領導人士李炳南老居士，率

領臺中蓮社弘法班陳進德、朱斐、林看治等居士數十人，應邀赴桃園參加該處蓮社落成弘法大會，於廿二日回中後，征塵甫卸即趕來參加聽講。聽眾中許多青年都是臺中蓮社文藝班的同學，他們除了凝神細聽外，還埋頭秉筆疾書的寫筆記，一望而知為李炳老訓練有素的青年佛子，他們的認真，像在接受訓練正式上課一樣；此外起初幾天的如隆寶覺寺傳戒期前，來自各地的如隆泉老法師等好多位比丘及結茅庵於南部山林間專修律學的懺雲律師，適均有事過中，都不期而遇的趕來作證。

滌心軒隨筆

唐湘清



佛教的教義極為廣大，因此一般教徒對於教義的奉行上，免不了顧此而失彼，甚至對某一項重要的教義，往往背道而馳。譬如報答四恩中的「報國王恩」，或稱「報國主恩」，現代也可叫做「報國家恩」，如真能照此實行的話，那麼我們佛教徒對於反抗俄的表現，似乎還更應積極一點。事實上，有少數佛教徒，好像反抗俄與他不相干的，也有誤解求生西方，就不能熱心辦理國家公事的，這樣豈不是與佛陀「報國主恩」的教義背道而馳了嗎？豈不是與印光大師「與臣言忠」的道理相反了嗎？我在臺

79 報國 家恩

中佛教徒社會看到一首「護國歌」，其中有云：「華族有至性，精神惟忠孝」，可見佛教的教義是很重視忠的。那麼在這反抗俄的大時代中，我們佛教徒應如何竭盡心智的效忠 總統！應如何貢獻力量去從事反共！這樣才能用事實來發揚光大佛教「報國主恩」的教義。佛教徒是不求名利的，但為了報國家恩，我當欣然參加反抗俄更積極的行列。

80 公門修行

有一位在幾年前皈依慈航老法師的道友，也是素來服務司法界的。前幾天他給我一封信上說：「在司法機關做事，不是把人拘起來，就是把人押起來，實在不是佛教徒所宜做的，想改行了」。我看到他的信，覺得他的觀念錯誤，就覆信對他說：「若司法官不具仁慈之心

勢必濫拘濫押，民眾將受其害。所以一定要由具有菩薩心腸的佛教徒從事司法，民眾才不致受到冤屈」。我還告訴他說：「古文學家歐陽修所作瀧岡阡表一文，其中說到歐陽修的父親歐陽觀，是作法官的，對於審判死刑的罪特別慎重，所以歐陽修的母親認為他的父親積德，一定有後，這樣說來，做一好法官也頗能積德，誰說佛教徒不宜從事司法工作呢！」記得七年以前我在家鄉整裝預備來臺時，我媽媽臨別時曾對我說：「司法工作由佛教徒做，對民眾是最有利利益的，你好好去吧！」我牢記此語。同時俗語也有說：「公事門中好修行」，因為從公而存仁恕之心，民受其益，這正是修行之道。深望供職軍政法界的佛教道友，能深體「公事門中好修行」一語才對。

聞了佛法就發信心

講了

一星期左右，不少聽眾老幼的男女的約有百十個人紛紛要求皈依三寶，法師大發慈悲，特地舉行了一次皈依典禮，時間是十一月廿七日星期日的下午二時，參加擔任維那引禮等職的比丘有七八位之多，那引禮等職的比丘有二句鐘，有人說這種機緣是很難逢的，過去已向法師通信皈依的弟子一百餘人，此次法師親臨傳授，特准一律隨喜，所以那天某報登載有三百餘人皈依。

最後聲明個人感想

短短

十七天的講經而能感動這許多聽眾，是法師的辯才無碍舌燦蓮花，說得圓融透澈，有如春風甘露，使人胸襟開朗心氣柔和，但形式上雖已皈依了佛門但沒有登堂入室可以說一只腳還在門外邊的我，只能夠記其大意與報導一些花絮，却不能寫出法師所闡釋的經中之甚深奧義，這是要向讀者與教界諸先進聲明並請原諒的，在此末法時期佛教被一般人視為消極，看作迷信，乃不屑一顧，或有信者則以經典深奧與為畏途，筆者為應勞所囑，過去對於聽經聞法也是一暴十寒，此次則除有特別要事外是每日參加的，一方面也是留心觀察一下各色各樣人士聽了佛法究竟反應如何？結果發覺了他（她）們大都是有理智的，有鑑鑒力的，並不是隨便跟在人家後面作盲目的信仰的。

蔣總統說「宗教是精神的安定力」現在社會上一般人大多心靈是破碎的，是空虛的，我們不要讓那些邪說，迷信先去佔據了，我們要以正信，真理去接引他（她）們！